

小學生文庫

第一集

(故事類)

義俠故事

(第一冊)

蘇頌夫編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小學生文庫

第一集

(故事類)

義

俠

故

事

第一冊

蘇頌夫編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主和應徐五雲王
集一第庫文生學小
(38245A)

事 故 俠 義
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發 印 發 編

中
華
日

編
輯
人

王雲五 主編
徐應昶 主編
周建人
宗亮 寰
沈百英
沈秉廉
黃紹緒
蘇繼頤
趙景源
殷佩斯

義俠故事第一冊

目次

殺身成仁·····	一
刺秦王·····	一一
兩義士·····	一一

義俠故事第一冊

殺身成仁

春秋時候，一般王公卿相，都養着門客，出入護從。當時一般門客，也都是義俠之士。雖赴湯蹈火，犧牲性命，也毫不顧惜。

晉國有一位大臣叫趙盾。他有兩個心腹門客：一個是程嬰，一個是公孫杵臼。兩個人在趙盾家裏受盡優待，所以兩人也很想替趙家出力。

趙家有個仇人叫屠岸賈。天天服侍晉景公游獵飲酒。凡是淫樂無度的事情，屠岸賈無不極力奉承。所以景公也十分寵用他。一天景公正閒着無事，

忽有人報告梁山無故崩潰。景公心裏疑惑，便問屠岸賈說：「梁山無故崩潰，有何緣故？對於國家前途，是凶是吉？我倒有些疑惑了。」屠岸賈便乘機進言說：「我聽說從前趙盾殺靈公于桃園。這種逆臣，罪該萬死，而成公並不正其罪名，加以誅戮；反委以國家大事，如今逆臣子孫，滿布朝廷，這何以使得後人心服呢？近又聽得趙家陰謀，要想弑君，奪國篡位。梁山的無故崩潰，或許是天意要主公申靈公的冤屈，而正趙氏的罪罷。」屠岸賈又暗中運動了景公左右，從中挑撥，說得景公心動，就把岸賈的話，信以為真。立刻寫了一張罪狀，差屠岸賈辦理討逆。屠岸賈奉旨，正是投其所好，要把趙氏全家斬除，以洩私憤。並可奪得大權，暢其所欲爲了。

恰有趙氏的心腹韓厥，知道屠岸賈的陰謀，便星夜趕到趙府，報告趙盾之子趙朔，促他從速逃避。那知趙朔知事難免，偏不肯聽，自己甘心受戮。惟願

保全懷有身孕的妻子莊姬，要托韓厥設法保護。韓厥也是一個義士，便和趙朔計議一番，半夜，莊姬乘坐溫車，由門客程嬰保護了送入宮中，投他母親成夫人那裏避難去了。

這夜，五更以後，天色漸明。岸賈親率士兵，圍住趙府，把景公所寫的罪狀，懸在趙氏門上。聲言：『奉命討逆，』一面派數十個壯丁，打進趙府。不消說把那趙朔趙同趙括趙旃等合家男女老小，殺得一個乾淨。連廚



屠岸賈領兵圍趙府

房下十歲左右的一個小丫頭，也被殺死。自然趙府上頓時尸橫堂戶，血浸庭階，慘不忍睹了。但那狠心的岸賈，恐有遺漏，偏要檢點人數，果查出缺少一位莊姬。岸賈又喚幾個兵丁，四下找尋。從竈間搜到廁所，那裏找得着莊姬來。屠岸賈不由得自怨自艾道：「不見莊姬，倒不打緊，偏這莊姬今年懷孕，萬一生產一個男孩兒來，留下逆種，不是後患麼？」正說間，忽有人報說：「昨夜有溫車入宮，想必是莊姬了。」岸賈知莊姬已避入宮中，有成夫人保護，莫可奈何；但心裏那肯罷休，私下裏派人探聽莊姬生產消息，數月後莊姬果然生下一男。成夫人吩咐宮中假說生女。別人也沒有甚麼疑惑，獨這屠岸賈放心不下，要差家中乳媪入宮調查。莊姬情慌，和成夫人商議，推說所生女兒已死，這樣越使屠岸賈疑惑起來，親率女僕到宮中搜索。莊姬無可如何，把孤兒置於袴下。說也奇怪，那孤兒在袴下並不啼哭。莊姬也十分當心，沒有露出一些破綻。

屠岸賈在宮中空搜了一回，毫無所得，悵然出宮，但心中到底疑惑：『究竟是男是女，是死是生？』後有人說：『孤兒已寄出宮門去了。』岸賈就出一張佈告，略寫：『有人能報告趙氏孤兒真信，因而查獲的賞與千金，倘能將孤兒連同保護人一同捕獲送來的，賞與五千金。有知情不報，匿藏孤兒的，一經查出，和反賊同罪，全家處斬。』

這佈告貼出後，屠岸賈一般心腹，自然處處留心，明訪暗查，但終究查不出來。

程嬰聽得這個消息，十分擔憂。暗中使人探聽莊姬，莊姬知程嬰忠義，對來人不說別話，只寫了一個『武』字給他。原來程嬰知道趙朔和莊姬曾經約定『生女叫文，生男叫武』的事情，所以聽得一個『武』字，知是生男，心下大喜。但想留在宮中，必有一天爲岸賈知道。因此和公孫杵臼商量，怎樣救

出公子。杵白想了一想，問程嬰說：「立孤和死難兩件事情，那一件難？」程嬰說：「死難，不過一死了事；立孤，却要多方養護，這倒是一件難事啊！」程嬰這樣回答以後，杵白接着又說：「那麼你擔任難的，我做容易的怎樣？」

「啊！這話又怎樣講法！你有什麼妙計？」程嬰很驚奇的問杵白。杵白說：「我想，我們另外找一個和公子相彷彿的孩兒，假裝趙氏孤兒。由我抱到首陽山裏藏着，你却到屠岸賈那裏報告，使屠岸賈來搜索。他得了假孤兒，便不再搜索真孤兒了。一面再托韓厥到宮中救出真孤兒來，你去撫養成人，爲趙氏復仇。這樣計劃，你道怎樣？」程嬰說：「妙極！妙極！這計策再好沒有；可是你却受了藏孤的罪名，先我而死。這怎樣使我忍心得過去呢？」說完，哭了起來。杵白見程嬰哭泣，不覺怨將起來。說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大丈夫生死早置度外，但願能撫養孤兒成人，得爲趙氏復仇，區區一死，有什麼悲傷呢！惟那個假孤

兒，却到何處找尋？」程嬰聽了杵白的話，便止了哭，不覺慷慨的說：「這有何難！我家新生一兒，正和趙孤兒生辰相近，便作假孤兒是了。」杵白說：「這孩兒，是你心頭一塊肉，怎好輕輕送死？」程嬰惱怒道：「這有何妨，大丈夫死且不惜，何況一個小孩兒呢？」二人計議已定，又和韓厥說明了原委，各人便照計劃——杵白抱程嬰的兒子，假裝孤兒，入山藏匿，程嬰去報告屠岸賈，韓厥到宮中救出真孤兒——行事了。

數天以後，諸事預備完畢。程嬰乃在屠岸賈門客前面說：「屠司寇要得趙家孤兒，爲甚麼只在宮中搜索？」屠家門客心知程嬰話裏有因，因問道：「然則你知道趙孤兒所在嗎？」程嬰說：「我們雖然知道，告訴了出來，反使人說我們不義，不告訴呢，得一個知而不報之罪。倘使屠司寇果然能給我千金，我當告訴出來。」屠家門客聽得大喜，急忙報告屠岸賈。屠岸賈傳見程嬰，問

他姓氏，程嬰說：『我姓程名嬰，和公孫杵臼同爲趙氏門客。公主生下孤兒，卽差婦人抱出宮門，托吾倆藏匿。我恐日後被人發覺，報告司寇，他得千金之賞，我反全家斬戮。所以特來報告的。』岸賈聽了說：『趙孤兒果在何處呢？』程嬰說：『說出來沒有妨礙罷？』岸賈便命左右退避，程嬰說：『在首陽山深處，速去可得，遲則恐逃到秦國，那就沒法了。』岸賈說：『真的如此嗎？你領我去，苟能查得孤兒，當有重賞；倘使假的，便要治罪。』程嬰說：『司寇如不信時，我領您同去。』屠岸賈正要想親去搜查，免爲他人洩漏，立即率了家甲三千，由程嬰領導，直向首陽山去。——這個消息傳遍了城中，有替趙家歡喜的，也有替趙家嘆息的。那莊姬聽得哭哭號號，致生出病來。

山路崎嶇，衆人進得山谷之中，見有一所草屋，兩門關閉。程嬰指着說：『這就是杵臼藏匿孤兒的地方，諸位留意着，不要讓他逃去。』當下三千甲兵，

把茅屋圍得水洩不通。程嬰上前叩門，杵臼見了士兵，急忙向裏躲避。程嬰大聲喝道：「在此還要逃到那裏去呢？」屠司寇已知趙氏孤兒藏在這裏，親自來取。快把孤兒獻出來吧。免得受害。」話未說完，甲士早把杵臼綑縛起來。岸賈問杵臼孤兒在那裏，杵臼怒說：「沒有。」不多一回，甲士在屋內搜得孤兒，抱過來獻給岸賈。岸賈一看，果然是個生得眉清目秀的孩兒。身上用紅錦綢兒包着，想必是趙家之子了。杵臼見甲士抱出孤兒，要想上前搶奪，可惜被縛，不得掙扎。因此大罵道：「程嬰，你這忘恩負義的小人，公主把這孤兒託付我們，原想要撫養成人，爲趙氏復仇。偏你這逆種，昧着良心，不但不念趙氏之恩，盡力撫養，反領逆賊搜查，致趙氏子孫滅絕。程嬰，你這小人，還有甚麼廉恥，還有甚麼面目見人嗎？」說時，兩目怒睜，身體左右裊轉，手脚不住掙扎，胸中不平之氣，只見湧湧的往上升。恨不得舉手打程嬰。惜乎被縛，動彈不得。罵得程嬰

紅了臉，低了頭，不敢作聲。杵臼又接着大罵岸賈：『屠賊，你這逆賊，喪盡良心……』正罵時，程嬰對屠岸賈使個顏色，岸賈便命左右把公孫杵臼斬首。那孤兒也跟着杵臼同上黃泉路去。

再說莊姬病後，韓厥差一門客，假裝草澤醫生，入宮替莊姬看病，將程嬰所傳武字黏在藥囊之上。莊姬看見，明白了來人意思。又見左右宮人都是心腹，便和醫生略談了幾句，



杵臼被縛就義

把孤兒裹在藥囊之內，交給韓厥門客。暗祝道：「武兒，你將來務必要立志成人，爲趙氏復仇。」說時淚涔涔下。那醫生收拾藥囊便走。走出宮門，也無人盤查。趙孤兒也不啼哭，安然出得宮門，寄養在韓厥家裏。

程嬰率了屠岸賈殺害孤兒回來，屠岸賈十分歡喜，如約獎賞程嬰。程嬰念舊時恩情，料理杵臼及趙氏一門後事。然後到韓厥家裏將孤兒攜入潛猛山藏匿。從此趙孤兒得安然過去，一段殺身成仁的故事，也就告一段落。

刺秦王

戰國時候，有一位壯士，名叫荆軻。他善劍術，曾去遊說衛元君，想替衛復仇，衛元君不用，就流落到燕國。大概一般懷有大志的人，到失意的時候，往往借酒澆愁。荆軻自然也不能例外，所以每天在燕國街市中吃得醉醺醺的。他有一個朋友叫高漸離，漸離善于擊筑，悲歡哀怨，都能從聲音裏表示出來，兩人吃得爛醉的時候，一個擊筑，一個放聲高歌，有時涕泣而嘆，以爲天下沒有知己。

荆軻流落燕國，生活很是艱難，當時有個田光，雖能識得異人，可惜不是王公貴人，無力留養門客，他見荆軻不是個平常人物，便每天給他些酒資，荆